

中国武侠小说学会
推荐作品

第一部

天籁无名箫
①

无名箫全集

台湾
卧龙生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江南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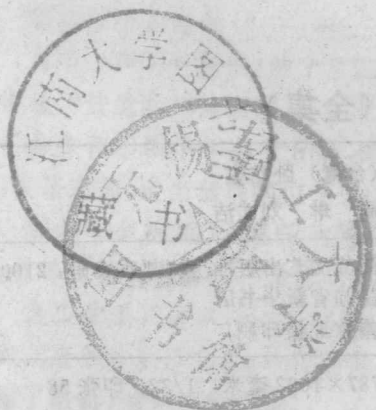
90742044

无名箫全集

天籁无名箫

(台湾) 卧龙生 著

上册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 007 号

天 蘇 天 蘇 天

天 蘇 天 蘇 天

善 主 女 招 (甄 台)

臥 龍 生

无名箫 (全集)

作 者：(台湾) 卧龙生
责任编辑：周 琳 刘文洁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南京北极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8

字数：1, 350, 000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0807-6/I·770

全集定价： 58.80 元 本部 19.6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中原五义之徒上官琦在危难之际，被白马山残腿老怪收为关门弟子。他出入猿窟，结识猿父人女的后代，几经艰险，为江湖头号大敌滚龙王义女连雪娇收归。凭着残腿老怪那清奇独绝的无名铜箫，大战闵家庄，识破了滚龙王妄图攫取三宝，独霸武林的阴谋，迫使连雪娇在爱情与冤仇之间做出毅然的抉择……

本书描述细腻，人物刻画有独到之处，乃卧龙生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武侠小说/卧龙生/无名箫

(代序)

江上鸥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中一种拥有最广泛读者面，最多读者群的一种文学样式；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中一种受不同政治派别进行群体禁锢时间最长的文学样式；(台湾禁十年；大陆禁三十年)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中一种当代评论家最不屑置评，给以冷视时间最久的文学样式；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中被中国合法出版业界和非法出版业界盗印、盗版最猖獗，品种最多、印量最大的一种文学样式。

中国的武侠文学，无论人们怎样冷视，甚或打入冷宫，始终没有能禁锢得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便是当代中国武侠小说历史的真实写照。

武侠小说何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盖在于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其一，从人性角度讲，造物主创造雄性，一开始就在男人的性格中注入了阳刚之素，派生出的追奇猎胜、征服欲、尚武、某种暴力倾向……人性格中的这些因素可以发展成为英雄性格，也可逆向回返兽性本能。

哪一个男孩子不喜欢舞枪弄棒？如果不是大人们成天教

训、呵责，画规定矩，男人中是断乎不会出现娘娘腔的。有人作过简单的试验，在二十个男童面前放着玩具刀枪和鲜花，让他们各取所爱择其一。男童们几乎无一例外优先拾取刀枪，只有三个儿童拾了鲜花，那也是拿了刀枪以后顺手牵羊。

这个局部例子，当然不能说成是普遍规律，但可以说明一点，男孩子的尚武、暴力倾向是天成的，雄性性格中固有的，只不过是后天的教育，使得他们正视暴力，代之以礼义廉耻，逐渐符合社会规范。

从人性的本能需求来看，武侠文学（电影、电视、小说、戏剧）满足了规范社会所得不到的（法统、道德限制人们行为规范，抑制暴力）而人性本能潜藏着的感官刺激的快感的需求。

其二，时代和时代人的需求。

有一位读者看了《拔剑舞天风》和《弯弓射天狼》以后写了一篇读后感寄给我：

拔剑舞天风，除孽灭人妖。

弯弓射天狼，壮哉剿尔曹。

今日侠何在？人海觅宝刀！

这是一首顺口溜，不是韵律工整的佳构，但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当代人的切望。正是这位朋友对我说：江大侠：不知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否——当你坐着风驰电掣般的列车外出旅行，在某个不知名的小站停留时，车上涌上来了许多行迹可疑的人，大喊交钱留命。那时你会想到什么？你可能会说那时我最切望的是警察从天而降。然而，警察不可能从天而降。利刃已经架颈，人们战战兢兢地掏着自己的腰包。无望的我此刻盼望的竟是“火圣剑手”徐玉郎从我手上的《拔剑舞天风》中跳出来，见义勇为，行侠仗义，扶厄济困。飞起一脚踢翻歹徒。

我的这位读友说，他当时最盼的是出现侠客。

我们这个动荡过、混乱过的社会，在动荡和混乱中削弱了法纪，也就孳生了盗贼。社会环境需要见义勇为者，庶民热望安定祥和，他们无力指挥兵马征剿，却有力调动想象。当然，今天的侠已经不是过去的侠，今天的徐洪刚是这个时代的时代人，但他一样有着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不信，看看太史公是怎么说的：“救人于厄，振人不睦，仁者有采，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这太史公所说的救人于厄，见义勇为，不正是现世上下倡导的见义勇为吗！

当然，我劝那位朋友，遇难还是要找当代的警察。武侠小说中的侠不过是成人童话中的一个偶像，是一种精神建构。

我们这个时代，正呼唤着见义勇为的精神，那种精神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人应该具备的道德素质。

正因为这样，我们从另一侧面看到了侠文化那强大的吸引力。

其三，昨天的禁锢、今天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了武侠小说的兴盛。

中国武侠小说自1949年以后，遭到批判和禁绝达三十年之久，即使后来海外武侠小说流入大陆，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武侠小说稍有松动，但也被视作只配上地摊的“溷浊”。评论界很少有人会发表武侠小说书评，甚至以此为傲。于是白眼奚落者有之，全盘否定者有之，对武侠小说的责难更五花八门。这些责难，有的也不无道理，因为武侠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受利益驱使，难免出现一些艺术低劣，内容不健康的作品，但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有高品低品之分，歌有黄歌，书有黄书，曲艺有荤段子，戏曲中也有不健康的剧目，不能因为有

鱼目，而将珍珠一块倾入垃圾箱。

无论褒贬，无论切齿，武侠小说在坐了数十年牢笼之后，一旦开放便如潮水般涌入，重新赢得了广大读者。长久的围剿、查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激发了人们的追奇猎胜心理。

四、武侠小说的特殊功能，使得武侠小说有非凡的吸引力。

长期以来，政治家和理论家只提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不提“审美作用”和“娱乐作用”。一旦政治、经济、文化开放，人们的审美需要和娱乐需要便强烈表现出来了，武侠小说一旦开禁，便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武侠小说除了有着一切艺术应该有的“审美作用”和“娱乐作用”外，还有消遣作用，武侠小说那么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工作繁重，一日辛劳，回到斗室，翻一翻武侠，确是一大消遣。武侠小说大都具有结构严谨，悬念强烈，情节惊险曲折的特性，因此有其独特的吸引力。思绪随着情节走，喜怒哀乐的情感，跟着人物的命运流。侠士们超乎常人的人格伟力，是通常人们只能幻想中才可以得到的，即使幻想也只是吉光片羽，而在武侠小说作家笔下都可以产生仗剑行侠，横行神州的近乎至圣的人物，他们超乎法律，超乎世俗，无羁无肆，爱得真挚，恨得真切。读者可以在书中同他们交流，仿佛跟着他们去行侠仗义，铲尽人间不平。

而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商业竞争中武侠小说更是顺应了民众娱乐意识的需求，顺应了民众的那种感性的自然而健康的生命感官的享乐意识。

此外，武侠小说可以寄托感情，这种寄托，随社会进步时代发展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时代不同了。受压迫受侮辱，受

损害的内容也已发生了变化,大规模阶级的对抗,已不存在,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感情失衡同样是处处存在的。人有大脑,得有自己的纵横驰骋的想象天地。受到压迫就有反抗的本能,战而胜之既是一种欲望也是人固有的本性。压迫,不仅仅是人的,也包括自然的,种族的、社会的、精神的、肉体的、潜意识的,武侠小说可以提供想象世界,供人畅快淋漓地渲泄,这与精明的日本雇主,在工人下班的通道设立雇主模拟橡皮人供工人锤打,渲泄心中不满与愤懑有异曲同工之妙。阅读这些作品随情节起伏跌宕,人物命运的变化而喜、怒、哀、乐、恨。人的心绪潜移默化。精神得以疏导,心灵得到慰藉,情感得到舒畅,武侠小说,特别是好的武侠小说是具有这种强烈的渲泄功能的,而且是十分突出的。

在商业性和雅文化的交叉线上,一些优秀的武侠小说便以自身无可挑剔的艺术感染力征服着那些乐意消费和善于享受的市民们。有消费者的产品,必然会刺激生产者的热情。也就有长久的生命力。

其五,武侠文学自身艺术感染力和国人的审美定势所使然。

中国武侠小说承继了中国的道德和文化传统,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魂,武侠文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汉,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可以说是最早的武侠小说。如此渊源流长,绵延了数千年。武侠小说在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演变,适应人们的消费心理和社会思潮,所以为各朝各代的中下层读者所喜闻乐见,中国作派、中国形式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积淀成的民族文化和心理主导下的文化特产。武侠小说以其故事生动曲折,情节波澜起伏,悬念迭起、节奏明快,通俗流畅,武功侠义、

剑影刀光，生则辉煌，死则壮烈。使人在正义的胜利的激动中获得艺术享受。武侠小说以其自身的艺术感染力赢得了广大的读者。适应了国人的审美习惯，中国人，特别是中下层的读者普遍有一种追奇猎胜的心理，喜欢看消遣性强的作品，喜欢看起承转合十分鲜明，有头有尾的作品，喜欢节奏明快、立意清楚的作品，不大喜欢那些大段大段心理描写或大段大段人生思考的作品。这种审美定势固然不能一概而论是优越的、先进的，但千百年来养成却如涓涓流成的长江黄河。

武侠小说虽然是涓涓流成的长江黄河，但河中流的并不都是冰川雪水，所谓大江东流三千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中国武侠小说作品成千累万，作家成百上千，他们受历史、时代、作家素质等等因素的限制，并不都是优优佼佼者。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人有高手、低手，文有高品低品。高手的作品也有品相不同之处。而读者、评论家们心中自有一杆秤，吊得起斤两。

前面说过由于盗版猖獗，许多不法书商拿下三滥的作品冒充名家名作，上市兜售，大大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因此，识别真伪，鉴赏品相高下，成为武林中人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继向广大武侠迷推荐了《古龙作品集》以后，又将陆续向读者推荐卧龙生、柳残阳、高庸等名家的真作。

我这里受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委托重点介绍一下卧龙生和他的著作《无名箫》全集。

卧龙生原名牛鹤亭，河南镇庭人氏。一九三〇年生。由于家境不好，很早就投身行伍，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正因为此文化不高，靠自学长进，可以说是自学成才的角色。牛鹤亭从小

受乡土文化的感染,受民间戏曲和鼓书的影响,对历史人物故事,素具兴趣。后在军中爱读武侠小说,特别爱读还珠楼主、郑征因、王度庐、朱贞木等旧派武侠名家的作品,从中学到了文化也学到了写作技巧。由于才情独具,加上从军阅历,下笔能文,文思颇佳。

1955年从军中退役,在友人怂恿下,学写武侠小说,开山之作名为《风尘侠隐》,以卧龙生为笔名发表于台中《成功晚报》。卧龙生笔名的灵感来自于他祖居南阳,那里有个卧龙岗。《风尘侠隐》成功之后,卧龙生又撰写了《惊鸿一剑震江湖》。这两部书一致获得了好评。

《无名箫》是卧龙生诸多创作比较优秀的作品之一。《无名箫》全集分上中下三部,第一部为《天籁无名箫》,第二部为《魔手血河阵》,第三部为《毒龙争漠野》。这部书的故事动因,是一个自封为王的江湖枭雄,以使毒的方法,控制了江湖许多门派,消灭了许多豪杰,逐渐称霸,朝着消灭另一江湖大帮“穷家帮”和少林、武当进而独霸武林的目标挺进。正是由于枭雄滚龙王的残暴行径,激起穷家帮和少林武僧的坚决反抗。其中第一部《天籁无名箫》是写怪老人培养了上官琦和袁孝这两个天性纯厚的年轻人,赋予他们高超武功,用以对付滚龙王;第二部描写穷家帮中的军师唐璇如何识别出滚龙王的真面目,认出滚龙王就是自己同门师兄,他弑师灭祖,犯下了大罪,如今又要吞并江湖一切门派。唐璇决心与之坚决斗争。而滚龙王布下了“血河大阵”准备将穷家帮和所有武林豪杰一网打尽。唐璇运用过人的聪明才智准备挫败滚龙王的罪恶企图;第三部《毒龙争漠野》则是描写唐璇在斗智斗力不胜负荷,几被滚龙王逼入绝境的情况下,退而隐居,利用自己不多的生

命，造起了一座陵墓，实际上是布下了一个奇阵。唐璇的生命虽已走到了终点，但他的智慧却运用到了极致，最终战胜了滚龙王、粉碎了他独霸武林的企图。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很好地继承和运用了旧派武侠小说作家的遗产：例如运用了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中的神禽异兽，灵丹妙药，且有所创造与发挥，雪羽红嘴怪鸟，专视侦察联络不说，还有从空中攻击人的高超本领；袁孝是一个猿人相交的产物，长的非人非猿，似猿似人，说荒诞也荒诞，说是速成进化，有悖自然。近据报载，西方有使人猿精卵结合产下新人种者，引起学者们的抗议，不知是愚人节传言，还是真事？如是，那又显出卧龙生高出时代一筹，因为三十余年前牛氏就已在书中充分状写人猿结合产子的历程了。这种想象来自于还珠楼主，却又有发展，有悖自然，却合人情。

卧龙生在《无名箫全集》中充分运用了各种秘炼的毒物，有类似现代氰化钾的，咬碎数秒内致死的剧毒药；有缓慢侵蚀神经，长期作用，使人神智丧失成为工具的蛊毒，通篇皆毒，令人不寒而栗。

卧龙生在本书中还运用了“血河阵”、“奇门阵”等阵法、这些大都是从还珠那里消化而来的，而书中详述的最大的帮派穷家帮，又是借郑征因《鹰爪王》中帮会组织的法门；卧龙生此时的写作特点，就是融百家之长于一炉，你看书中的风尘怪杰，奇门兵器有郑征因作品的影子，爱情模式得自于王度庐“悲剧侠情”，奇诡布局得自于朱贞木作品，人物立意，性格特征也无不有处可寻。足智多谋的唐璇不会武功，只会智谋，医卜星相无一不通，行阵布诡无一不精，坐一辆机巧百出、满布暗器、毒物的特殊马车，特别是自知生命垂危也要闭门思谋致

对手于死地，即使死后也殷殷留锦囊秘不发丧，等待着擒杀对手滚龙王，无疑是一个诸葛再世，不光死诸葛吓退活司马而且大有过之，令人拍案叫绝。而滚龙王一代枭雄，有似司马懿和曹操，所不同的是滚龙王是个心狠手辣的草莽枭雄，既无司马之才又无曹操之谋，全凭一把毒药，将佐江湖。

综上所述，卧龙生的《无名箫全集》博览众长，兼容并蓄形成了自己的富有传统特色的武侠小说风格。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消化吸收后的再创造，把各家的精要糅合到一起，形成了自身“传统派”的特色。（卧龙生在他的作品中以武林秘笈掀起江湖风波，造成黑白道逐鹿，正邪大对决，争霸江湖，这种写法也是以他为始，而且影响了此后无数武侠小说作家。武林秘笈和争霸江湖几乎变成武侠小说家共同的两个创作主题。）此外本书中两军交锋，铁甲骑士，合击马战，武士卫队，正规阵地战，场面宏大，气势非凡，为一般武侠小说不多见，这也是他的一大创造。

一个作家，之所以让人称为大家，不单单是作品多，关键还是要有自己独特的写作道路，创作出独特的作品风格。这一点在卧龙生来说，无疑是做到了。他的传统派的地位是别人无可替代的。《无名箫全集》在这种意义上讲是一部博采众长而成的优秀作品，而且诸多方面开了武侠创作的先河。这也是武侠小说学会将此书推荐给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听书不如观书，卧龙生的《无名箫全集》究若如何，只有大家一以观之自作评判，那才是最公正的。

这是个寂静的深夜，一弯残月，吃力的由云层中透射出黯淡昏黄的幽光，天地间一片浑浊，萧萧秋风，吹飘着片片黄叶。

一座耸立荒凉郊野古刹的大殿上，却高燃着四双粗逾儿臂的红烛，四个衣着不同的老人，分布大殿四角，盘膝而坐。

四人的脸色，都异常严肃，静静的坐着，像木雕泥塑一般，彼此默不作声。

一阵秋风，吹进来浓郁的桂花香味，也摇动了四支高燃的烛光，烛影摇红，光华一暗。

当灯颤复明时，大殿正中，已多出个身着青色长衫，白髯垂胸的老者。

他环视了四周一眼，突然抱拳一下，高声说道：“有劳四位久候了。”

四个老人连眼皮也未睁动一下，仍然静坐着，恍似未闻这长衫白髯者之言。

白髯老者微微一叹，自言自语的说道：“往事已成过去，难道诸位贤弟三十年来，仍然难以忘怀此事么，小兄一念铸错，致咱们五兄弟翻目成仇，虽未自相残杀，但已视若路人。三十年来，小兄为此惶惶难安，无日不为咱们五兄弟和好为念，但因各位贤弟远走天涯，一时间不易寻到，以致小兄心愿难以得偿，流光如驰，一拖就是三十寒暑，好不容易寻得四位贤弟行踪，个别留柬，邀请四位在此相聚，以慰三十年阔别相思，想不

到四位贤弟，竟然仍难谅解小兄这番苦心……”

他自言自语的说了半天，四位端坐老者，仍然不闻不问，连身子也未移动一下。

待他正再说下去，突闻急促一阵的步履之声，十二个佩带兵刃的少年，一拥而入，并肩挡在大殿出口。

白髯老者微微一皱眉头，望了十二个少年一眼，只见个个精神饱满，英气勃勃，脸上立时泛起笑意，道：“这些孩子个个英挺不凡，想来定是四位贤弟门下弟子？”

四个盘膝静坐的老者，仍然默不作声。

十二少年虽都是身着劲装，但各人服色却不相同，浅蓝、鹅黄、银白、淡紫，每三人穿着一色，正好和四角分坐的四个老者服色暗中相合。

白髯老人虽然希望逗得四人开口，事情就好解释，但四人竟似不愿开口，任那白髯长衫老人想尽方法，都难逗得四人说话，不觉间，心中微生怒意，长眉一展，高声说道：“诸位贤弟，纵然不能谅解小兄，也请明说出来，这等的不言不语，实叫小兄难以忍受得了！”

四个静坐老者仍然是动也未动一下。

忽闻一声：“慢着！”三个身着浅蓝色劲装少年，纵身齐跃过来，挡在那白髯老者前面，道：“老前辈有话，请告诉晚辈们，家师用功未醒，不宜惊扰于他！”

白髯老人陡然面泛怒意，但一闪而逝，刹那间又恢复镇静和蔼的神情，笑道：“你们可知道我是谁么？”

三个浅蓝劲装少年，齐齐答道：“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惊扰家师行功。”

白髯老人突然一沉脸色，道：“你师父可是真的在运功调

息么？”

左首少年回头瞧了师父一眼答道：“家师入定，常常一日夜不食不动，现下还不到一夜时间，有什么稀奇之处？”

白髯老人目光凝注在那身着浅蓝长衫老者脸上瞧了一阵，转过身子，缓步向对面壁角处，身穿鹅黄长衫老者走去。

但闻衣袂飘风之声，三个身穿鹅黄劲装的少年，迅快无比跃入大殿，一字排开，拦住那白髯老人的去路。

白髯老人轻叹一声，摇摇头，又转向身穿淡紫长衫的老者走去。

又是衣袂飘风声响，三个身穿淡紫劲装的少年，急跃而来，挡在那淡紫衫老者前面。

这分据四个壁角的老者，每人都带着三个服色相同少年，那白髯青衫老人，不管对哪个老者走去，立时就有三个少年阻挡在他的前面，阻止住去路。

白髯老人似是不愿和几个少年动手，缓步踱回大殿中央，目光炯炯环视了拱围在四周的十二个少年一眼，沉声问道：“你们都能确定你们的师父是在运功坐息，而没有意外么？”

这几句话问的很是突然，十二个少年同时感到心头一震：“不错，家师确实是在坐息运功……。”

青衫老人微一点头，道：“但愿你们的说法不错……”当下盘膝而坐，闭上双目。

十二个服色不同的劲装少年，各自退到师父身后，席地而坐，大殿恢复了原有的寂静。

秋风不断的飘送来桂花香味，摇动着大殿上的烛光，使灯忽明忽暗。

不知何时，一缕柔媚娇细的音韵，混入桂花香味中传入大

殿。

这音怪异至极，柔媚细细，若有若无，袅袅的旋绕在耳际，但当凝神静听时，它却又隐去难闻，十二个劲装少年，都听到了这种声音，但却没有一个肯说出来，因他们无法确定别人是否也听到了这种声音，只怕这是自己的幻觉，说出来自己丢人事小，有损师门威名事大，是以，十二个人虽然同时听到，但却都装得若无其事一般。

只觉那若有若无，似真似幻的柔柔清韵，忽然间变得低沉异常，十二劲装少年，同时产生出一种极奇怪的感应，似是被人由千百丈高的绝峰上推了下来，向深不见底的绝壑中沉落下去，既无法挣扎，也无法喊叫出声，绝望的闭上了眼睛……。

当几人醒来之时，天色已经大亮，蜡烛早已燃烧净尽。

大殿正中端坐的白髯青衫老人，不知何时已去。

他们相互的望了一眼，各自把目光投注到师父脸上。

四个分据壁角，服色不同的老人，仍然静静的坐着。

也许是为了师门的威名，这十二个劲装少年，虽无敌视之心，但彼此之间，谁也不肯先对谁说话。

他们对青衫白髯老人的突然离去，必中都感到莫名的惶然，二十几道眼光，不时的投到青衫白髯老人坐息的地方，像是想从坐息过的地上，找出点蛛丝马迹……

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局面，十二个劲装少年，都觉出情形有些不对，但谁也不愿先把师父唤醒过来，彼此瞧来看去，心中虽紧张无比，但却无一人开口说话。

原来这十二个少年，自随师父进入这大殿之后，四个老人就各自选择一处壁角盘膝坐下，彼此之间互不交谈，盘坐之后，各自闭目调息，从未睁眼互望一次。